

白 蛇 傳

田 漢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書號：(159) 字數：54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2\frac{7}{8}$ 插頁 7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

定價(6) 0.40 元



中國戲曲實驗學校演出“白蛇傳”劇照

遊 湖



結 親



說 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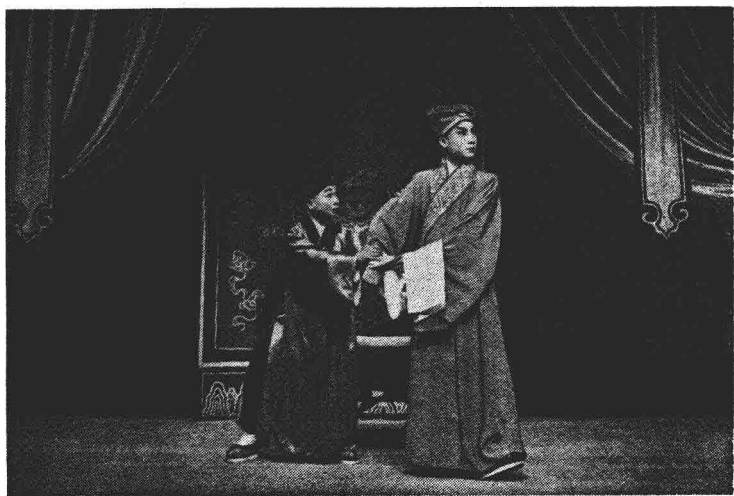
酒 變



盜 草



水 門



逃 山



斷 橋 (一)



小黃忠高郵姐·白雲兒勸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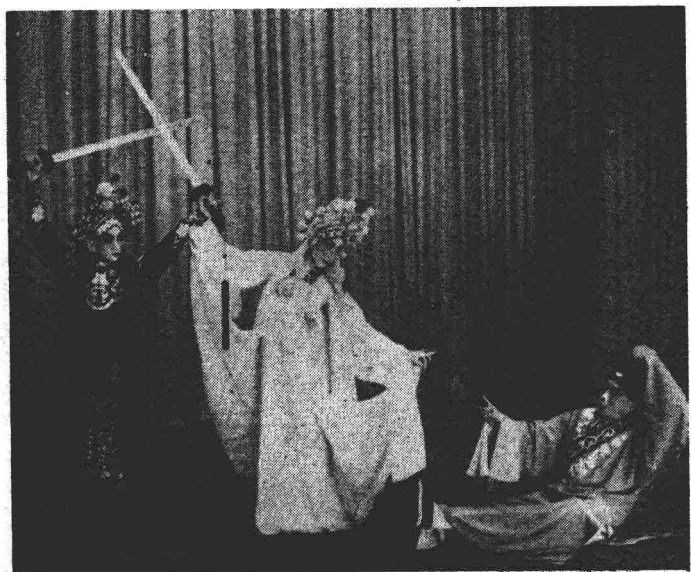
斷 橋 (二)



合鉢



倒塔



中國京劇院演出“白蛇傳”劇照

斷橋（一）



小青怒許仙，聖爺王，被白素貞阻住

斷橋（二）

序

終於把『白蛇傳』出版了。

古人說：『十年磨一劍』，我寫這個戲是在對日抗戰後期的桂林，倘使把它比作一口劍，我可算磨了它二十三年了，而且不只是我一個人磨，是好些人在一塊兒磨哩！其中首先是李紫貴同志，是他和金素秋同志最初演出這個戲的，那時叫『金鉢記』，因被認為有影射當時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醜惡現實之處，一上演就被禁止，直到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以後，他們才在四川瀘州正式演出。解放後紫貴同志為中國戲曲實驗學校同學們排演這個戲，先後由謝銳青、劉秀榮同志演白娘子，她們又都演過小青。劇本在周揚同志——他是那樣地歡喜這個故事！——的幫助下經多次修改，成為今天的『白蛇傳』，劇校諸同學也在紫貴的導演下再三反覆地改變表現方法。應該說沒有紫貴和劇校同學們不斷的舞台實驗，尤其是沒有黨的細緻指導和鼓勵，這個戲可能還停留在以前的階段的。去年中國京劇院上演此劇，由呂君樵、鄭亦秋同志導演，葉盛蘭、杜近芳同志主演，對場子和唱腔又有一些不同的處理。為了讓這一美麗的民間傳說得到更完美的藝術表現，為了使白娘子等的性格光芒更加晶瑩璀璨，更足以鼓舞人民，我們將繼續不倦地

磨下去。

我能了解創作的艱苦。也可以証明就是寫歷史劇，寫神話故事也須要體驗生活。舉一個小例子，像第一場「遊湖」時，白娘子對小青說：她們在峨嵋修煉之時，「閒遊冷杉徑，悶對杉欄花」，這短短十個字是我去年春天跟朋友們穿着草鞋，拄着藤杖，流着汗，冒着大雷雨，通過鑽天坡、閻王坡、七里坡、九十九拐等無數險道爬上三千零六十公尺高的峨嵋山頂後觀察所得的。原來峨嵋山頂上並無雜樹，只有這種冷杉（山腰以下才有熱杉之類）。在那高寒的峯壑間開着淺紫、深紅、粉白的，跟山茶花相髣髴的美麗花朵的便是峨嵋有名的杉欄花，它給了長年在山頂種地的老僧和在千佛頂做氣象觀測工作的青年科學家們以無限的溫慰。

說到磨也不只是北京在磨，各地方的同志也都在磨。我從廣西、武漢、哈爾濱等地的演出也得到一些啓發。小沙彌引許仙逃山，忽然跟法海碰上了，法海命風神送許仙到臨安去，這樣才趕上斷橋相會的時間，增加了神話氣氛，加強了許仙跟白娘子、小青之間的矛盾誤會。這主意是廣西桂戲演出時想出來的。北京演出時一度採用了，後來又取消了，於今我還是加上，我覺得這樣小青更有理由責備許仙。是不是這樣呢？我願意聽大家的意見。

這裏還必須感謝的是王瑤卿先生的寶貴的貢獻。許多人知道，「白蛇傳」和「柳蔭

記」的唱腔是王先生晚年精心之作。他不歡喜我們的唱詞寫得太規矩了，說那樣腔調上反而難有變化。因此我才寫出像「斷橋」白娘子對許仙唱：「你忍心將我傷……」等的句子；「柳蔭記」是四川高腔改的，更是長短不齊。爲着創造這些腔，王先生有過好一些不眠之夜，我們可能把這位七四高齡的藝術家的精力過度使用了，以致造成戲曲界難以補償的損失！我聽到王先生中風的消息是在赴朝慰問的時候，及至從西南高原慰問人民解放軍回到武漢又聽到王先生的噩耗，我痛惜得流淚。王先生不只是爲「白蛇傳」說腔，他對場子的結構也提過很多意見。「盜草」後原有「煎藥」一場，有白娘子和青兒「二黃慢板」對唱，王先生是堅決主張保留的，雖則後來還是把「煎藥」刪去了，爲着尊重王先生的意思，我把那段對唱保存在「釋疑」裏頭。

「斷橋」那場，小青氣憤地對替許仙辯護的白娘子說：「咳，到了今天你還是這樣袒護他，你的苦還沒受够嗎，姐姐？」王先生把「袒護他」改成「向着他」就生動太多了。

王先生下世了，我們少了一個向他領教的高明的老師了。

王先生沒有什麼派別成見，他不反對京戲裏用高撥子，「盜草」，劇校原先用高撥子，王先生未加變動，杜近芳同志唱時改成「噴吶二黃」我看也不錯。又「合鉢」一場，王先生爲增強白娘子、許仙反抗氣氛，用的是「西皮」，京劇院演出時改用「二黃」。關於唱腔和舞台處理劇本作者雖有所規定，但也信託導演和演員在服從劇本主題要求的

範圍內的共同創造。

京劇院演出『白蛇傳』時我寫過一篇『作者的話』，對人物性格做了一些說明，於今移到這裏作爲我的結束語吧。

白蛇傳是在中國民間流傳已久的神話故事。它最初還帶着若干恐怖的色彩，慢慢地衍變得更美麗，故事的主人公白素貞變得更可愛、更值得人們同情了。其所以值得同情是因爲她那樣熱烈地純真地愛着許仙，爲着他，她慘淡經營在鎮江夫妻賣藥，爲着他，她冒着生命危險到仙山盜取靈芝，爲着他，她在哀求法海不應之後，不顧她有孕之身斷然跟這封建壓迫的代表者作殊死的戰鬥，直到產後被金鉢罩壓，仍不屈服。實在的，白娘子以及梁山伯祝英台這類故事，正如周揚同志所指出的：『強烈地表現了中國人民，特別是婦女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不可征服的意志，以及她們勇敢的自我犧牲的精神，她們在遠非她們的力量所能抵抗的強暴的壓迫者面前竟敢來抵抗，沒有絲毫動搖，沒有妥協，她們至死不屈，簡直可以說，她們的愛戰勝了死。』

許仙也是值得我們精心塑造的人物。他代表了忘我無私的愛和自我保存慾望劇烈戰鬥的情人。他是善良的，但也是動搖的。他若完全不動搖，便沒有悲劇；他若動搖到底，便成了否定定人物。以前的佛教戲『白蛇傳』便是像後者那樣處理許仙的，

那樣便毀了許仙，也毀了白娘子。

蘇聯戲劇專家列斯里同志也主張許仙應該是好人，要求把許仙寫得跟白娘子一樣地可愛，後者是堅定不移，前者是由動搖到穩定。我們要求演員在傳統的表演技術的基礎上，吸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表演理論，不斷地加工。

小青是與白娘子的美麗性格相襯托相影響的強烈的性格。她對於朋友是忠實的、堅貞的，她對於敵人，對於壓迫者背叛者是嫉憤的、好鬥的，我們正要求這樣愛憎分明的性格。我們也要求導演和演員深刻體會和表現這樣人物。

、法海既是堅決和白娘子作對的矛盾的一方，就應該處理得更深刻和更具有壓力。那樣白娘子的鬥爭就顯得更嚴重、更艱巨，白娘子的悲劇更具有悲壯性。

這還不能說是成熟的作品，這還只是邁出了藝術慕道者的第一步。除了對導演、演員和所有的舞台工作者同志寄以熱切的期待之外，我也要求觀眾們給我們以嚴正的批評和鞭策，使這戲改得更符合人民的需要。

田 漢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北京。

登場人物

白素貞

小青

許仙

船夫

法海

法明

小沙彌

和尚數人

鹿童

鶴童

南極仙翁

水族若干名

天神若干名

韋陀

塔神

第一場 遊湖

西湖。

白素貞

（內唱『南梆子倒板』）

離却了峨嵋到江南，

白素貞、小青上。

白素貞

（接唱『南梆子小安板』）

人世間竟有這樣美麗的湖山！

這一旁保俶塔倒映在波光裏面，

那一旁好樓台緊傍着三潭；

蘇堤上楊柳絲把船兒輕挽，

顫風中桃李花似怯春寒。

小青

（充滿少女的歡躍與新鮮感覺）姐姐，我們可來着了，這兒真有意思。瞧，遊湖的男男女女都是一對兒，一對兒的。

白素貞

是啊。你我姐妹在峨嵋修煉之時，洞府高寒，每日白雲深鎖，閒遊冷杉徑，悶對杪欒花，於今來到江南，領略這山溫水軟，叫人好生歡喜。青妹，你看，

那前面就是有名的斷橋了。

小青 姐姐，既叫『斷橋』，怎麼橋又沒有斷呢？

白素貞 青妹呀！（轉唱『西皮垛板』）

雖然是叫斷橋，橋何曾斷，

橋亭上過遊人兩兩三三。

對這等好湖山愁眉盡展，

也不枉下峨嵋走這一番。

天色忽暗。

白素貞 呀！（唱『西皮散板』）

一霎時天色變，風狂雲暗……

小青 姐姐，你看，那旁有一少年男子挾着雨傘走來了，好俊秀的人品哪！

白素貞 在哪裏？（隨小青手望去）呀！（唱前腔）

好一似洛陽道巧遇潘安。

小青 （見她師姐呆望，笑着提醒她）下雨了，走吧，姐姐。

白素貞 走哇！（唱『西皮散板』）

這顆心千百載微波不泛，